

今文选

壹

人文卷

主编 刘斯奋
副主编 刘斯翰

编纂 陈艳冰
张 均

◎ 百年以来，我们的文化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，提出废止文言，推行白话，并身体力行，革路蓝缕，披荆斩棘。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社会广泛热烈的响应。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推行，可以说成果丰硕，佳作如林，异彩纷呈，蔚为大观，显示出我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。这些经历史时间检验仍光芒不减，历久常新的文章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；这些文章所形成的个性突出，风格鲜明，生动活泼，要言不烦，一针见血的优良文风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、继承和发扬光大。

主编 刘斯奋
副主编 刘斯翰

今文选

壹

人文卷

编纂 陈艳冰
张 均

选题策划 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文选. 人文卷 / 刘斯奋, 刘斯翰主编; 陈艳冰分
册主编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4.10

ISBN 978-7-5171-0886-3

I. ①今… II. ①刘… ②刘… ③陈… III. ①社会科
学—文集②人文科学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34388 号

责任编辑: 周汉飞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18.5 印张

字 数 230 千字

定 价 46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886-3

《今文选》编纂委员会

主 任：刘斯奋

副主任：刘斯翰 徐南铁

委 员：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王虹昭 区 鋈 刘斯奋 刘斯翰

刘卫国 张 均 张 维 陈永正

陈艳冰 陈淑梅 林亚杰 徐南铁

徐晋如 黄统荣 梁基永 谭运长

编纂出版助理：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王 谧 叶 蓝 刘 晖 张呈前 谭树正

【总序】

2010年1月,刘斯奋、刘斯翰、陈志红、陈艳冰、金岱、徐南铁、蒋述卓、谭运长等八位广东学者,联名在《羊城晚报》和《粤海风》杂志上发表《岭南宣言——关于救治当前学风文风的呼吁》。

文如下:

文风腐败正在侵蚀民族文化的肌体!

拜金主义正在吞噬知识界的灵魂!

学统崩摧,文脉衰颓,已到了几难振拔的境地!

我等几名广东学人,秉承岭南先贤“学贵自得”、“学以致用”的精神,向全国思想界、学术界、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发出强烈呼吁:

挺身而出,端正学风,改造文风,担负起中华文化复兴的使命!

当前文风积弊之深重,可谓怵目寒心,兹举数端——

一曰以艰深文饰浅陋。一个可以简捷明白说出的意思,偏要故意弄得隐晦曲折;并无真知灼见,却满篇生搬硬套的外来名词术语,加上颠三倒四的“语法”,让读者头昏目眩,如坠五里雾中。这种“下决心不让人看懂”的文风,其影响之恶劣,为祸之巨烈,可谓亘古以来所仅见。

二曰以抄袭冒充研究。不去下苦功深入钻研,只从现成资料或别人的文章中东剪一段,西抄一节,改头换面,颠倒次序,拼凑起来,便堂而皇之地称为科研成果。一旦蒙混过关,名利到手,便窃幸得计,乐此不疲。为学如此,可谓不知人间有“羞耻”二字。

三曰以繁琐支撑空洞。将一个常识性的论题放大又放大,分割又分割,叠床架屋,堆砌引文,美其名曰:追根溯源,一网打尽。实则不过是借助大量杂碎材

料，以遮掩其判断力的匮乏和思想的空洞。打肿脸充胖子，借以吓人。

四曰以模式扼杀创造。把国外自然科学论文的若干规矩，变本加厉、生搬硬套到人文社会科学中来，形成固定格式。其可笑者，如规定论文引用文献的数量，其中又规定洋文献土文献各半，即可见一斑。按照这种模式，只要将一批现成的结论，加上一堆废话，像机械制造那样，填充到模具里去，就成了学术成果。在这种模式统制下，独创之见遭到扼杀，论述简明反受排斥。其荒谬悖理，较之古代科举八股文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五曰以矫情代替真情，以低俗排挤高尚。明明对生活麻木不仁，远离老百姓痛痒，了无真情实感，却偏要故作深沉，发大感慨。不以真善美导乎先路，反以假恶丑颠倒众生。为吸引眼球，不惜肢解文法，灭裂文字。词语尘下，意识卑鄙。

弃起码之廉耻，视高尚为仇敌，有如污浊横流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

以上种种流毒深广的文风，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！

任其泛滥，无数学人文士宝贵的生命和才智，将在伪学术、劣文学怪圈中被消磨殆尽，成为浑浑噩噩的牺牲品！

更有甚者——

将严重损害中华民族的创造力，使中华文化坠入虚妄、空洞、琐碎、矫饰、卑下的危险境地！

面对严重的危机，改造文风刻不容缓！

我们主张——

一、提倡经世致用，反对脱离实际。

二、提倡真知灼见，反对言之无物。

三、提倡真情高尚，反对矫情低俗。

四、提倡简洁明快，反对晦涩繁琐。

五、提倡精研独创，反对蹈袭拼凑。

自古以来，文章分“有用”之文和“无用”之文，我们并不一概反对“无用之文”，但即使“无用之文”，也应该切戒浮靡，作者要有起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。这样，文章的风骨和作者的自尊才有所依托。总之，为文必须认真、诚敬，决不可苟且、敷衍。

态度决定一切，为文者态度认真、诚敬，文章就必定说真话、说自己的话。有真思想、真性情，文章便内容充实，令人读之感发兴起，如对良师益友。

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。为文当然需要文采，讲究修辞。但过分的枝蔓，既

遮蔽真情的表达,也妨碍读者的接受。特别在当前,更有必要提倡简洁明快,我们甚至宁可“裸奔”——素面朝天,至少真我还在!

当今文风败坏,根源在于见利忘义。当体制为一种文风提供利益的时候,便会自然而然形成一套可供投机取巧的模式,令大批学人文士身陷其中。

必须彻底打破这种“模式+量化”的评价体制。这一套体制,从根本上混淆了精神创造和物质生产的区别。流弊所及,使文坛混同名利场,学术变成“生意”,将泡沫视为繁荣,以数量取代质量。结果为伪学术、劣文学提供“有理合法”的土壤,使腐败文风得以大行其道。

改造文风,说到底还要从学人文士的人格修养入手。

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倡“养气”。我们今天的文风问题,归根到底就是学人文士们泄了“气”。

孟子说“养吾浩然之气”,以达致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,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,也是中华文明历千百劫而不断重生复振的气脉所系。

一个半世纪以来,中华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挑战,自身发生了重大调整,但是,中华文化的基本气脉不能断!知识界的责任与使命、尊严和自信不能丢!

噫戏!凡我有志之士,振作,集结,奋起!

以我们的浩然之气,支撑起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!

《宣言》发表后,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。

如果说,《岭南宣言》是“破”,是对当下文风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,并阐明自己的主张。那么,作为“立”的方面,我们觉得,还应当通过选文的方式,向全社会推荐优秀的语文范本,以推动良好文风的复归与发展。

事实上,百年以来,我们的文化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,提出废除文言,推行白话,并身体力行,筚路蓝缕,披荆斩棘。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社会广泛热烈的响应。经过近百年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推行,可以说成果丰硕,佳作如林,异彩纷呈,蔚为大观,显示出我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。这些经历时间检验仍光芒不减,历久常新的文章,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;这些文章所形成的个性突出,风格鲜明,生动活泼,要言不烦,一针见血的优良文风,永远值得我们学习、继承和发扬光大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,《今文选》的编纂,就是以近百年来白话文的成果为主要

对象,以内容充实,识见超卓,文笔严谨,辞情并茂作为入选标准,突出作品的独立审美价值。目的在于从文章写作的角度向读者展示百年以来,白话文运动在除文学创作之外的其他各种文体中,其发展的状况以及所达到的水平。同时,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文体的承传性和整体存在考虑,在选题中也顾及到同时期的文言文作品。

文章入选的范围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,直到20世纪末的各类文体。共分十个类别:

1. 人文——人文学科如哲学、史学、文学领域的评论文字。
2. 社科——社会科学如社会学、人类学、经济学领域的评论文字。
3. 论争——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等领域的论战、争鸣文字。
4. 时评——著名报社、报人创作,对时事发表的社论、评论。
5. 译作——译介外国作品的篇什。
6. 艺谭——包括各艺术门类如美术、书法、音乐、电影等的艺术评论和漫谈。
7. 序跋——包括序言、导言、跋言、卷首语、后记等。
8. 品鉴——对收藏的艺术品进行欣赏、品评、记录、谈论的文字。
9. 近代政论——1840年至1919年以前政治领域的有关论述,包括宣言、檄文等。

10. 今文言——为“现代文言文”,即“五四”以后的文言文。

至于文学作品(如小说、诗歌、剧本,等等),白话文运动以来无疑取得丰硕的成果,但是考虑到此前已出版过多种选本,因此不纳入本文选之列。

入编的选题按类分为十卷,主编刘斯奋、副主编刘斯翰。各卷编纂(按姓氏笔画排列)由王虹昭、区鈇、刘斯翰、刘卫国、张均、张维、陈永正、陈艳冰、陈淑梅、徐南铁、徐晋如、黄统荣、梁基永、谭运长诸先生以独自或联袂的方式分任。其他参与编选工作的人士,于各卷中分别标明。

《今文选》每卷内容的构成为:(1)前言,(2)入选文章,(3)作者简介,(4)文章评点。其中文章评点因文体特点、选家个性不同而各施其法,不作统一规范,以彰显自由活泼之文风。

百年之间所积累的文章数量异常巨大,要做到完整无缺地搜罗、通读,固然是不可能之事。即使是试图部分这样做,也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。因此,我们从来没有将近百年的好文章“一网打尽”的妄想,而充其量只能努力做到凡是收入本文选的,都必须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。所谓“管窥蠡测”。倘能臻此目标

于万一，于愿已足。

当然，由于我们的眼光和水平所限，也由于文章之为物，从来就不存在可以“量化”的什么标准，再加上白话文本身还处于不断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，对于什么是好文章，入选本文选的是否都是或者就是好文章？也肯定会有不同看法。那么，就姑且以此作为“引玉之砖”，以待更加成熟、完善的选本出现吧！

最后，还要对关心和支持过本书编纂的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编辑部、广东当代文艺研究所和天涯社区网站，表达我们的谢意。

刘斯奋 刘斯翰

2013年1月

| 前 言 |

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，20 世纪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，一百年内，中国经历过三次历史性巨变：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无论革命、建设还是改革，中国都无现成的模式仿效，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艰苦的探索。这一社会背景，为人文学科的发展创造了特殊的历史条件，也使众多人文学科从无到有、从有到强。

“欲知大道，必先读史”（龚自珍语）。回望百年历史，从大清臣民纷纷剪辫子足以一叶知秋，辛亥革命的爆发早已积蓄了深厚的社会基础。在变革的时代，形势比人强，历史潮流不可逆转，让历史记住的人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先驱者。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，他顺应时代的需要，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，开启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先声，他在北大的经历，实乃践行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故事。鲁迅与马寅初对当时社会的思考，对制度与人事各有偏重。

《忽然想到》既提出了国民对政府的归属感与国民性的问题，他关于中国人的灵魂就是中国命运的论断，直指人心，切中了社会的内核。《重申我的请求》可以看到马寅初为人为文的风骨，上世纪 50 年代末国内经济界关于人口控制问题的激烈论争由此可见一斑，马寅初可能不会料到，在一个甲子年后，这一论争在国家计生委与部分经济学家之间重新引爆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，双方的理据均是中国人口质量与未来结构，谁更具有历史的先见？罗家伦在《历史的先见》中，认为“历史的先见”足以左右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。根据他的理论，辩论双方必须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，与社会科学各部门分工合作，利用惯常、打破惯常、改造

惯常,才能做到先知先觉。

回望百年历史,自强与强国正是百年学人的不懈追寻。老庄哲学以赏心悦目的寓言,自由创意的思想讨论中国社会的各种现象,在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下,当代哲学则被赋予了更多思辨式的考量。实际上,无论如何思考,最终要解决的问题还回到个人的选择上。梁漱溟先生推崇中国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思想,他把儒家的人生观称为“郑重生活”——“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”。宗白华先生许大家以一颗“同情”之心,解放小我融入大我,享受艺术的生活。冯友兰先生则把人的境界分为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,他认为人生态度决定文化精神。

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“开门七件事”——柴米油盐酱醋茶,这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密切相关。政治离不开制度的讨论,制度又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式,而政治、经济的结果都会在文化、人文中体现出来。一百多年来,众多中国学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西方的制度或法治机构,社会运动或文化运动也往往指向当时的制度,有的人甚至希望模仿或照抄照搬外国的制度,以为只要建立了别人的制度,中国的人心即会随之改变。实际上,比制度更为神圣的是每个人心目中的价值观,儒、法、道以及修齐治平,道德主义与礼仪规范影响了一百多年来的制度设计,人文学科的归宿——社会价值观最终决定了社会的形态。目前,市场的成熟发展与优越的社会条件正在影响人们的选择。但我们希望告诉读者,编辑本书的过程,也是我们心灵成长的过程。前辈学者拥有的“天地之心”,他们关注的“生民之命”,以及他们对“往圣绝学”的理解深深地影响了我们。我们由此坚信,具体琐碎与平庸世故不该消解理想,每个人都应听从内心的呼唤,坚强面对现实,坚守心中信仰。

这本集子收录了20世纪人文学科46位名家的文章,是编者从200多位名家的300多个作品中精选而来,内容涉及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的诸多话题,既有论及近世文学的变迁,也有对文体诗词的讨论,更有艺术境界、作品分析与评判;既有对政体、历史两重性的研究,也有对当代史、历史话题的再认识;既有儒释道的深入思考,也有关于文化冲突、中国哲学与中西文化的思考,无论详略,我们遵循《今文选》丛书的要求,注重“文风”,弃置长篇大论、冗长繁杂的言说,而取个性鲜明、要言不烦的好文章。为了理清阅读的头绪,我们将46篇文章归为三类,分别借用唐诗的句子“相看敬亭山”、“千年如走马”、“万物各有常”来划分文论、史论、哲论。因文、史、哲彼此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分类既无法界限各篇的内

容,亦无从避免意义的重叠。文章的先后按诸位先生的出生年月排序,并无要次之分。

说到文风,除了关于文章的写法外,其实也涵盖了作者的学术品格与治学态度,反映作者的价值判断。魏征说:“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;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。”文风与文品,实为表里关系,学者拥有良好的文品,治学严谨认真,才会拥有令人激赏的文风。

文学如“白杨树的湖中倒影”、史学如“沙漠玫瑰的开放”、哲学如“迷宫中望见星空”,这些比喻都无非在说明,文学引领我们对美的体悟,更贴近现实的生存;历史让我们鉴往知来,见识融通;哲学则告诉我们迷宫的出路,进行价值的重估。作为编者,我们深知一本20余万字的小书无法概括百年中国人文的全貌,然而,我们深信,中国社会的进步终究在于文化生活的长进,而文化的重心在于人,在于改变人的内心世界、心智结构。本集文章足以振聋发聩、激荡心魂,百年中国文史哲创造的伟大力量,从中可见一斑;其中的真话、真情、真知,可以助人减少一些武断,增加对事情利弊的分析,读者尽可信手拈来,随时释卷,相信必有所获。

感谢刘斯奋、刘斯翰两位先生对我们的指导督促,我们因大量的阅读而对中国人文学科有了更深厚的感情,也拥有了更成熟的心灵和更广博的识见。

陈艳冰 张均

2013年7月

目 录

总序	1
前言	1

相看敬亭山(文论)

论近世文学之变迁◎刘师培	002
论语丝文体◎林语堂	007
“慢慢走,欣赏啊!”——人生的艺术化◎朱光潜	012
诗的格律◎闻一多	018
《边城》——沈从文先生作◎李健吾	025
诗分唐宋◎钱钟书	030
燕啄春泥三题◎金克木	034
真诚、自由、散淡——散文漫谈◎钱谷融	040
幽默的境界◎余光中	045
卷一颗星亮在天边——纪念穆旦◎谢冕	048
躲避崇高◎王蒙	057
境与象◎袁行霈	064
道不自器与之圆方◎李陀	068
千言万语,何若莫言◎王德威	078

千年如走马(史论)

重申我的请求◎马寅初	088
政体◎吕思勉	094
怀疑与学问◎顾颉刚	106
历史的先见◎罗家伦	108
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◎翦伯赞	113

我苦学的一些经历◎蔡尚思	122
也谈关于岳飞和赵构的一段资料◎邓广铭	127
关于广州十三行◎梁方仲	132
多层次的中国文化◎何兹全	137
“藩镇之祸”的真面目◎黄仁宇	142
历史的两重性◎何兆武	148
寒食、改火、复活节◎庞朴	152
当代人应该写当代史◎金冲及	156
从诗里读出的历史感怀◎许倬云	160
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◎钱理群	163
汉奸发生学◎李零	170

万物皆有常(哲论)

论经的大意◎章太炎	178
《佛教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》◎释太虚	184
《冯友兰〈中国哲学史上册〉审查报告》◎陈寅恪	191
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◎汤用彤	194
三种人生态度◎梁漱溟	199
中国哲学◎金岳霖	202
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◎冯友兰	212
艺术生活◎宗白华	216
论雅俗共赏◎朱自清	220
五伦观念的新检讨◎贺麟	225
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汇合◎冯契	235
从农民禅到文人禅◎任继愈	242
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◎殷海光	249
在有墙与无墙之间——文化之间需要有墙吗?◎汤一介	254
禅意盎然◎李泽厚	260
当代人文精神的现状及其出路◎邓晓芒	272

相看敬亭山(文论)

论近世文学之变迁

◎ 刘师培



宋代以前，“义理”、“考据”之名未成立，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。六朝之际，虽文与笔分，然士之不工修词者鲜矣。唐代之时，武夫隶卒，均以文章擅长，或文词徒工，学鲜根柢。若夫于学则优，于文则拙，唐代以前未之闻也。至宋儒立“义理”之名，然后以语录为文，而词多鄙倍。（顾亭林《日知录》曰：“典谟彞象，此二帝三王之言也。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此夫子之言也。文章在是，性与天道亦在是，故曰：‘有德者必有言。’善乎游定夫之言曰：‘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，譬犹筑数仞之墙，而浮埃聚沫以为基，无是理矣！’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，乃以文章为小技，而不必用力。然则夫子不曰‘其旨远，其辞文’乎！不曰‘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’乎！曾子曰：‘出词气，斯远鄙倍矣！’尝见今讲学先生，从语录入门者，多不善于修词，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：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可得而闻，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。’又引杨用修之言曰：“文，道也；诗，言也。语录出，而文与道判矣；诗话出，而诗与言离矣。”又钱竹汀曰：“释子之语录始于唐，儒家之语录始于宋，儒其行而释其言，非所以垂教也。君子之出词气必远鄙倍，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。有德者必有言，语录行则有德而不必有言矣。”）至近儒立“考据”之名，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。夫以语录为文，可宣于口而不可笔之于书，以其多方言俚语也；以注疏为文，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，以其无抗堕抑扬也。故此二派，咸不可目之为文。何则？周代之时，文与语分，故言语、文学区于孔门。降及战国，士工游说，纵横家流列于九家之一，抵掌华屋，擅专对之才，泉涌风发，辩若悬河，虽矢口直陈，自成妙论，及笔之于书，复经史臣之修饰，如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所载是也；在当时虽谓之语，自后世观之，则语而无异于文矣。若六朝之时禅学输入，名贤辩难，间逞机锋，超以象外，不落言筌，善得言外之旨；然此亦属于语言，而语录之文盖出

于此。且所言不外日用事物，与辞旨深远者不同。其始也，讲学家口述其词，弟子欲肖其口吻之真，乃以俗语笔之书以示微实。至于明代，凡自著书者，亦以语录之体行之，而书牍序记之文，杂以俚语，观其体制，与近世演说之稿同科，岂得列之为文哉？

若考据之作，则汉魏之笺疏均附经为书，未尝与文学相混。惟两汉议礼之文，博引数说，以己意折衷，近于考据；然修词贵工；无直情径行之语。若石渠、白虎观之议，则又各自为书。唐、宋以降，凡考经定史之作咸列为笔记，附于说部之中，诚以言之无文，未可侔于文学之列也。近世以来，乃崇斯体。夫胪列群言，辨析同异，参互考验，未下己意，进退众说，以判是非，所解之书，虽各不同，然篇成万千，文无异轨。观其体制，又略与案牍之文同科，盖行文之法，固不外征引及判断二端也。昔阳湖孙氏分著述与考据为二：以考订经史者为考据，抒写性灵者为著作。立说虽疏，（已为焦理堂所驳。）然以考据之作与抒写性灵者不同，则固不易之确论，此亦不得谓之文者也。

乃近世以来学派有二：一曰宋学，一曰汉学。治宋学者，从语录入门；治汉学者，从注疏入门。由是以语录为文，以注疏为文，及其编辑文集也，则义理考订之作均列入集部之中，目之为文。学者互相因袭，以为文能如是，是亦已足，不复措意于文词，由是学日进而文日退。古人谓文原于学，汲古既深，摘辞斯美，（如杜诗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是。）所谓读千赋者自善赋也。今则不然，学与文分，义理考证之学，迥与词章殊科，而优于学者，往往拙于为文，文苑、儒林、道学，遂一分而不可复合，此则近世异于古代者也。故近世之学人，其对于词章也，所持之说有二：一曰鄙词章为小道，视为雕虫小技，薄而不为；一曰以考证有妨于词章，为学日益则为文日损。（如袁枚之箴孙星衍是。）是文学之衰，不仅衰于科举之业也，且由于实学之昌明。（证以物理之学，则各物均有不相容性。实学之明以近代为最，故文学之退亦以近代为最，此即物理家所谓不相容也。《左传》亦曰：“物莫能两大。”）此文学均优之士所由不数观也。

然近世之文，亦分数派：明代末年，复社、几社之英，以才华相煽，敷为藻丽之文。（如陈卧子、夏考功、吴骏公之流是。）顺、康之交，易堂诸子，兢治古文，而藻丽之作，易为纵横。若商邱侯氏，大兴王氏（昆绳）刘氏（继庄）所为之文，悉属此派，大抵驰骋其词，以空辩相矜，而言不轨则，其体出于明允、子瞻。或以为得之苏、张、史迁，非其实也。余姚黄氏，亦以文学著名，早学纵横，尤长叙事，然失之于芜，辞多枝叶，且段落区分，牵连钩贯，仍蹈明人陋习，浙东学者多